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七

皇七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七

皇七

觀行品下

爾時元始天尊在元陽世界寶騫林樹間將
欲遁世時見國王名曰善種悶絕躡地即告
大眾我今當為是王住世至無數劫不入真
道於是元陽第三真人名曰隨業稽首上白
天尊言當為一切衆生不入真道何故獨為
善種國王天尊言善男子是大衆中无有一
人謂我必定入於真道善種國王定謂我當
畢竟永滅是故躡躡自投於地善男子如我

所言爲善種國王不入真道如是深奧之義
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爲者一切凡夫造五
逆者又復爲者即是一切有爲衆生我終不
爲无爲衆生而住於世何以故夫无爲者非
衆生故善種國王即是具足煩惱又復爲者

皇七

即是不見道性若見道性我終不爲久住於
世何以故見道性者則非凡夫善種國王即
是未發无上正真大道之心又復爲者名爲
道性善種國王者名爲不生故不見道性以
不生煩惱故則見道性以見道性則安住正

真之道是名不生善男子天尊密語不可思議道法玄妙不可思議真人清淨不可思議元陽經典不可思議爾時元始天尊放身威光八十種好七十二相光明徧照國土清涼元陽真人與諸大衆神仙眷屬自相謂言我

今鄙陋諸穢未盡以何因緣逢茲瑞相天尊所放光明其光本无云何忽有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無非不无非有非不有非白非黑非青非黃非欲度衆生故發斯瑞故使可見有相可說有熱有冷有青有黃有赤有

白是光雖爾實不可說以何因緣放此光明
時衆之中有一第四真人名曰拘正林答言
今此瑞相將爲善種國王身有重疾言世无
良醫治療身心故放光明先治王身然後及
心王言真人天尊亦見念邪真人答言譬如

皇七

二

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
心非不平等然於病子心生偏愛大王天尊
亦爾於諸衆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生偏
愛於遊逸者則生慈念不遊逸者心則放捨
何者名爲不遊逸者所謂天尊真人神仙眷

屬於諸衆生不觀種性下賤僮僕卑陋之人
唯觀衆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則便慈念大
王當知如是瑞相即是天尊威德所被能令
衆生除煩惱熱大王當知甘露法味亦復如
是一切衆生之所愛樂真道名爲甘露法味
灌洗身心得悟真道是謂良醫善種大王問
元陽第四真人言我聞天尊不與惡人同止
坐起語笑談論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青鸞
赤鳳不棲雜木我觀天尊亦復如是我等云
何而得往見設令見者我身將无陷入地耶

我觀天尊寧近虎狼師子猛獸大火可畏之
處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是故我今若爲
思念當發何心往見天尊第四真人拘正林
答言大王譬如有人飢渴欲求飲食疾病之
人求於良醫苦惱之人求於救護大王思求

皇七

三

道果亦應如是大王天尊尚爲邪疑衆生說
元陽祕藏何況大王非是邪疑而不慈悲救
濟大王言真人我昔曾聞有一邪疑不信不
聞不能觀察不得義理何故天尊而爲說法
真人答言大王猶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

夢齒髮墮落裸形露體卧糞穢中復與亡者
行住坐起攜手食噉毒蛇滿路而從中過是
人夢覺心生煩惱以煩惱故身病轉增以病
增故家人遣使迎醫貧乏无可遣使形體短
缺六根不具語其良醫速隨我去爾時良醫
即自思惟今見是使相貌不吉當知病者難
可療治復行是念使雖不吉當復占之為可
醫不於是占日候星皆非吉祥如是病人亦
難可治復作是念占日候星雖復不吉應當
觀時秋時冬時日入夜半時又不吉當知是

病亦難可治復作念已衆相不吉雖復衆相
不吉或定不定當觀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療
治若无福德雖吉則不可治思惟事已尋與
使俱在路復念若彼病者有長壽相則可療
之如无長壽相則不可治作是念已即於路

中途二童兒鬪爭罵詈頭面流血或見人持
火炬火忽然自滅或見有人斫伐樹木或見
虎狼惡獸見如事已復作是念所見諸相皆
非吉祥當知病者難可救濟復作是念我若
不往則非良師如其往者不可救治復更念

言如是衆相雖復不祥我今既爲良醫當往
救濟思惟事已復於前路聞有哭聲號天叩
地復聞犬鳴鳥噪惡獸之聲種種音響喧動
土境聞是事已復作是念當知病者難可療
治既至病家即觀是病或寒或熱頭面洪腫

皇七

四

形容臭穢大小便利閉塞不通言聲喘急心眠
寢不安醫見是已問瞻病人病者昨來氣息
是何答言大師其人本來敬信三寶恒無怠
慢今者變異敬信心息本好布施今來慳悋
本性少食今則過多本性和善今則弊惡本

性慈孝愛念父母今於父母无恭敬心醫聞
是已種種諸相悉皆不吉定知病者必死不
疑語瞻病人言吾今且還明日復來隨病人
所須恣意勿禁至明日復遣使往因即延引
言我事未訖了兼未合藥智者當知如是病
者必死不疑大王天尊亦爾於一邪疑善知
根性而爲說法何以故若不爲說一切凡夫
當言天尊无大慈悲有慈悲者名爲智慧若
言无慈悲云何說言一切智人何以故天尊
爲一邪疑而說妙法大王當知天尊見諸病

者常施妙藥病者不服非天尊无恩愛心大
王當知邪疑之人分別有二一者得見在善
根二者得後世善根天尊知有一邪疑能於
見在得善根者則為說法後世得者亦為說
法今雖無益作未來因是故天尊為一邪疑

演說元陽妙經者復有二種一者利根二者
中根利根之人於見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
人後世則得見法大王譬如有人墮墜園廁
糞穢之處在此廁中云何得出有善男子見
而愍之尋前捉髮拔之令出因善男子而能

清淨天尊恩濟亦復如是諸衆生墮三惡道
方便救濟令出三惡道是故天尊爲一邪疑
演說元陽寶藏亦復如是爾時善種大王問
第四真人拘正林若天尊審如是者明當選
擇良時吉日然後乃往真人白王言道法之
中无有選擇良時吉日大王當知譬如重病
之人不擇良日時節言凶唯求良醫大王今
病重求天尊良醫不應選擇良時好日大王
當知如木中之火竹中之火二俱相燒無有
異也吉日凶日亦復如是若能念道思真俱

能消滅一切衆罪唯願大王今日速往爾時
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禎而告之言大臣當
知吾今欲往元陽世界天尊之所速辦供養
所須之具皆令備足臣言大王欲往元陽世
界諮問真道善哉善哉所須供養之具一切

悉有於是善種大王與其眷屬公卿宰相諸
大臣等各各莊嚴淨潔衣服及諸供養駿馬
金鞍種種車乘齎持幡蓋香花伎樂種種珍
玩无不備足導從馬騎有數千萬衆來詣元
陽世界天尊之所諮請真道良醫妙藥爾時

天尊告諸大眾言一切凡夫為无上正真大道者無有因緣無先善友何以故善種大王若不隨順真人教化者來月中間必定命終墮於三惡道是故欲除身心之病者莫若善友良醫妙藥能除重病煩惱之業大王當知

皇七

六

元陽上品妙經即是一切眾生良醫妙術當須恭敬禮拜晨夕誦習積年不退必獲自然之果爾時元始天尊告諸大眾言善種大王猶有疑意我今當為作決定心時眾之中有元陽第六真人名淨德白天尊如先說一切

諸法皆无定相所謂色无定相所謂空无定
相所謂法无定相所謂真无定相乃至無極
大道亦无定相云何天尊今者而言為善種
大王作決定心天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
今定為善種大王作決定心何以故若王疑
心可破壞者當知一切諸法皆无定相是故
我為善種大王作決定心當知是心為定善
男子若彼王心是決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
壞以无定相其罪可壞是故我為善種大王
作決定心爾時善種大王即往香林騫樹間

至天尊所瞻視威光相好微妙於是口吐八
種音聲告言大王時善種顧視左右此時衆
中護是大王我既罪逆又無福德天尊不應
稱為大王爾時天尊即復喚言善種大王時
王聞已心大歡悅即作是言天尊今日故以
慈愍於諸衆生大慈大悲等無差別善種即
上白天尊言昔日疑心今得悟解定知天尊
真是衆生无上大師爾時元陽第六真人淨
德語諸衆言天尊已為善種大王作決定心
得於自然果報深疑醒悟宿滯便開即以所

持幡蓋香華伎樂供養之具稽首禮拜左繞
三帀却退一面爾時元始天尊告善種大王
今當爲汝說元陽上品觀行妙法微密之議
汝當斂意專心聽我宣說一切凡夫常當觀
身檢行有二十種事一者我此身心空虛无
滿二者无諸善根堪有開發三者我此生死
未獲和順四者墮墜深坑无處不畏五者以
何方便得見真道六者云何修定得見天尊
七者生死常苦无常我淨八者八難之難難
得遠離九者恒爲冤家之所隨逐十者無有

一善能遮諸惡十一者於三惡中未解脫十
二者具足種種諸惡邪見十三者亦未造立
度五逆津十四者生死無際未得真趣十五
者不作諸業不得果報十六者无有我作他
人受果十七者不作善因終无善果十八者

若有造業果終不失十九者因無明生亦因
而死二十者去來見在常行放逸大王雖爲
人中長者當於此身常作如是二十種觀度
作是觀已身心清淨無有穢惡則得正觀次
第觀行生相住相滅相次第觀心生住滅相

心定慧進戒亦復如是觀生住滅已知心相
乃至戒相終不作諸惡无有死畏三惡道畏
若不用心觀察如二十種事者心生放逸无
種不作善種大王言如我解天尊所說義者
我從昔來未曾觀是二十種事故多造衆惡

皇七

造惡故則有死畏三惡道畏設觀必定當墮
三塗地獄天尊告善種大王一切諸法性相
无常无有決定王云何言必定墮三塗地獄
善種大王稽首上白天尊言若一切法無定
相者我之殺罪亦應不定若殺定者一切諸

法則非不定天尊言大王善哉善哉諸真人
說一切諸法悉無定相王復能知殺亦不定
是故當知殺無定相大王如彼所言父王无
辜枉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假名衆生五陰
妄生父想於十二法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
色是父四陰應非若四是父色亦應是若色
非色合爲父者无有是處何以故色與非色
性無合故大王凡夫衆生於是色陰妄生父
想如是色陰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種是
十種中唯色一種可見可持亦可稱量可牽

可縛雖可見縛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
見不可得捉不可稱量不可牽縛色相如是
云何可殺若色是色可殺可害獲罪報者餘
九應非若九非者則應無罪大王當知色有
三種過去未來見在過去未來則不可害何

皇七

九

以故念念滅故如是一色或有可殺或不可
殺有殺有不殺其色不定色若不定殺亦不
定殺不定故報亦不定云何說言定入地獄
大王當知一切衆生所作罪業凡有二種一
者輕二者重若心口作則名爲輕身心口作

者則名爲重大王心念口說身不作者所得報輕大王昔日口不教殺唯言削足而无實想況王不勅云何得罪一切諸真人亦應得罪何以故大王受生尊貴良由昔日種於善根稟道氣而生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若王不稟善業而生當知受報則不爲王若不爲王汝則不能爲國興害若汝殺父王當有罪者如是真人亦應得罪若真人无有罪者汝獨云何而得罪耶大王徃有惡心於山遊行射獵周徧曠野竟无所得唯見一仙人五通具足見已即生嗔恚惡心我今遊獵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驅逐令去大王即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人臨終生嗔惡心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實无辜汝以心口橫加屠戮我於來世亦當如是還以心口而害汝命時王聞已即生

悔心供養死屍大王如是尚得輕受不墮地獄況王不爾而當地獄受果報耶王先自作還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殺罪如王所言文王无辜者云何言无失有罪者則有罪報无惡業者則無罪報汝父先王若無有罪云何

有報大王於見在中亦得善果及以惡果是
故先王亦復不定以不定故殺亦不定殺不
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獄大王當知衆生狂
惑凡有四種一者心生貪狂一切財物二者
藥狂欲求潤體三者呪狂獸有嫌疑四者本

皇三七

十

業緣狂貪求財物大王應知我弟子中有是
四種狂雖多作惡我終不記是人犯戒是人
所作不至三趣若還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貪
國興此逆害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
醉酒而害其母既醒悟已心生悔恨當知是

業亦不得報王今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
云何得罪譬如幻化之師於四衢道幻作種
種服玩男女車馬瓔珞衣被愚癡之人謂為
真實達解之人知非真有殺亦如是凡夫謂
實天尊慧眼知其非真大王當知譬如山谷
響聲愚癡之人謂之實聲達解之人知其非
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真人知其非真
大王如人有怨詐來親附愚癡之人謂為真
實智者了達知其虛詐殺亦如是凡夫謂實
天尊真人知其非實大王如人執鏡自見面

像愚癡之人謂為真面智者了達知其非真
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真人知其非實大
王如熱時炎愚癡之人謂之是水智者曉達
知其非水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真人知
其非實大王如寶聚城從地涌出愚癡之人

皇七

十一

謂為真實智者曉達知其非實殺亦如是凡
夫謂實天尊真人知其非實大王如人夢中
受五欲樂愚癡之人謂之為實智者曉達知
其非實殺亦如是大王應知殺法殺業殺果
及以解脫我皆了之則無有罪王雖知殺云

何有罪大王譬如主知典酒知而不飲則
亦不醉雖復知火亦不燒然王亦如是雖復
知殺云何有罪大王有諸衆生於日出時作
種種罪於月出時復行劫盜日月不出則不
作罪雖因日月令其作罪而此日月實不得
罪殺亦如是雖復因王王實無罪大王應知
如王宮中常勅屠羊心初无懼云何於彼獨
生懼心雖復人獸尊卑差別保命畏死二俱
无異何故於羊心輕无懼於父先王生重憂
苦大王世間之人是愛僮僕不得自在為愛

所使而行殺害設有果報乃是愛罪王不自
在當有何咎大王譬如元陽妙經非有非无
而亦是有殺亦如是雖非有非無而亦是有
慙愧之人則是非有无慙愧者則為非无受
果報者名之為有空見之人則為非有有見

之人則為非无有有見者亦名為有何以故
有有見者得感果故无有見者則无感果常
見之人則為非有无常見者則為非无常常
見者不得為无何以故常常見者有惡果報
故是故常常見者不得為无以是義故雖非

有非无而亦是有大王應知一切衆生者名
出息入息斷出入息故名爲殺聖人隨俗亦
說爲殺大王色是無常色之因緣亦是无常
從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識无常識之因
緣亦是无常從无常因生識云何常以无常

皇七

十二

故苦故空故以空故无我若是无常苦空無
我爲何所殺无常者得常聖人殺苦得樂殺
空得實殺於無相而得真相大王應知若殺
无常苦空无相者則與相同相亦如殺是无
常苦空無相不入地獄汝云何入爾時善種

大王言如天尊所說觀色乃至觀識作是觀
已即白天尊言我今始知色是无常乃至識
是无常我本若能如是觀者則不作罪即稽
顙恭敬上白天尊我昔曾聞聖人常為衆生
而作父母雖聞是語猶未能審今乃定知天
尊真為一切衆生父母我亦曾聞王京山王
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瑠璃瑪瑙若有衆馬隨
所集處則同其色雖聞是說亦不審定我今
來至玉京山則與同色者則知識法無常苦
空无相作是觀已皆悉无常一切諸法悉无

根本无根本者我初不知思念聖人不信真
道是名无根我今有幸得見天尊開闡玄妙
剖析真經所得功德悉能毀壞衆生煩惱諸
惡之心天尊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
能消滅衆生惡心破壞衆生煩惱之結大王又

皇七

十三

白天尊若我審能明了破壞衆生諸惡心者
使我在太山二十四獄之中无量劫中爲諸
衆生受大苦惱不以爲苦爾時復有無量世
間衆生不信真道常有邪疑愚癡之人聞是
語已悉發无上正真大道之心以如是等无

量人民發大慈故善種大王所有重罪即得
微薄王及夫人後宮綵女見王明了法相身
心清淨悉皆同發无上自然道意爾時善種
大王白天尊言我今未死已得深了真宗捨
於短命而得長壽捨无常身而得真常之身
令諸衆生發无上正真道意即得長命真常
之身即是天尊真常弟子說是語已即以種
種寶幢幡蓋香花伎樂種種微妙珍奇服玩
供養天尊復以偈頌而讚歎言

天尊體玄妙
道德冠太清
逍遙步金闕

容與遊玉京

時演元陽義

至理甚威靈

是名甘露藥

復號大乘經

若信及不信

受持罪自冥

慈悲救苦惱

恩愛及衆生

若能曉深義

即會玄都庭

无相寄有相

无形寄有形

一切善知識

當須盡至誠

存想一句偈

斂念除緣情

既離煩惱結

道性自然明

神仙當擁護

無憂體自輕

爾時善種大王既蒙天尊訓誨曉示懇懃與諸眷屬皆得曉悟元陽祕典深知因果作偈

讚歎奉謝

帝皇法慈三可稱是各題本圖

天尊禮拜都畢左繞三匝辭退各還本國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七

皇七

十四



